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七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索隱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索隱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本邾人徙鄒故也正義軻字子輿為齊卿鄒兖州縣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

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吴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也萬姓章名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

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集解駰案並蒲浪反索隱言其並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

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桓寛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熒惑諸侯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稗海環之索隱稗音脾稗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稗是小海也且將有裨將裨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濫即濫觴是江源之初始故此文意

以濫為初也謂衍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本故云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易常聞而貴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索隱按字林云襒音疋結反韋昭音敷蔑反張揖三蒼訓詁云襒拂也謂側行而衣襒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彗帚也謂為之埽地以衣袂擁帚而卻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敬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劉向別錄云鄒

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詭怪熒惑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為長太息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孟子太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索隱方枘是筍也圜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鉏鋙而不入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干世主猶方枘圜鑿然也或曰伊

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呂氏春秋云涵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索隱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于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駢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口接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髠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説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髠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髠髠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黙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

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也有之謂我實有此二事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集解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髠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集解騶衍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隠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諱也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髠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集解徐廣曰一作亂謁過髠集解騶衍劉向别録曰騶

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别錄曰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劉氏云轂衍字也今按文稱炙轂過過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與鍋字相近蓋即指器也轂即車轂過為潤轂之物則轂非衍字明矣

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索隱襄王名法章湣王子莒人所立者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為其所尊故云三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

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正義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辯集解騆案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劒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索隱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

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顔師古云即爲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括地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劇子之言集解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隱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藝文志李子三十二篇李悝相魏文侯富國强兵楚有尸子長盧集解駰案劉向別録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幷誅乃亡逃入蜀自爲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尸子名佼音絞長盧未詳正義長盧九篇楚人阿之吁子焉集解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吁音芋別録作芋子今吁亦如字正義按東阿濟州縣也藝文志云芋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顔師古云音弭按是齊

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集解駰案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公輸為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為城者謂墨子所術解身上革帶以為城也以牒為械者牒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之攻

械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橦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詘音屈謂般技已盡墨守有餘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字也釐音狸

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按别録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

索隠述賛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遊齊魏其説不通退而著述稱吾道窮蘭陵事楚騶衍談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史記卷七十四

史記卷七十四考證

孟子荀卿列傳始也濫耳索隱濫即濫觴是江源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顧炎武曰濫者氾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洸洋自恣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為初者非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迷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

之甚矣○詹惟修曰牛鼎之說不必他求即上文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也索隱舉呂氏春秋及譙周之說意竊不然太史公言孔孟不合于當時者始進不能投時好如伊尹與奚也今衍以不軌之說見尊於諸侯是尹鼎奚牛之意豈若孔孟哉二子求奇太過是遺近而求遠

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臣照按戰國策及韓詩外傳春申君因客之說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

卿又因客之說使人請於趙孫子僞喜謝之以書因為賦遺之中有譏夫將將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之語是春申未死而荀卿已去蘭陵矣荀子賦篇可證也馬遷之說與諸家異

史記卷七十四考證

史記卷七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

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大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改

為後元年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東阿濟州縣也盟而去索隱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也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集解甄音絹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正義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

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正義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也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

父女害母也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索隱爾雅云玄孫之子為來來孫之子為昆昆孫之子為仍仍孫之子為雲又有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裋褐索隱裋音

豎豎褐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集解駰案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索隱謚為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是也陬音鄒亦音緅陬者城隅也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

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舍業者捨弃其家産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為之築舍立居業也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

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来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偶音遇謂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也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行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

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索隱抵音丁禮反按抵謂觸冒而求之也）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集解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正義藏在浪反）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

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是孟嘗君封傳令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正義關在陜州桃林縣西南十三里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賔客賔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

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己無德故也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集解徐廣曰年表曰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戰國策作韓慶為西周謂薛公也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正義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北舊屬楚二國共沒以入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

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貽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東國齊徐夷）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

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索隱舍人官微記姓而畧其名故云三反而不致一入魏子收謂收其國之租稅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集解徐廣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

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宫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周最周之公子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集解駰案親弗人姓名索隐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隐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而相秦之亡將蘇代謂孟嘗令齊收周最以自厚其

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索隱變謂齊秦合則親弗呂禮用用則秦齊輕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孟嘗也

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冄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

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於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

集解駰案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

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括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集解駰案音歡復作煖音許袁反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索隱屩音腳字亦作蹻又作僑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集解駰案若怪反茅之類可為繩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緱集解

駰案音侯亦作候謂把劍之處索隱蒯草名音蒯聵之蒯緱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蒯繩纏之故云蒯緱也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户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正義奉符用反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

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與猶還也息猶利也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集解駰案伎亦作技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

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薛也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

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
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
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
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
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
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
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
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

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
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
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
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
而弱齊馮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
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
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
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

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黄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遊士馮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

秦遣使車十乘載黄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絶其霸彊之畧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户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毁廢

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
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
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
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
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
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
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
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

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趨音娶趨向也又音趍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過光卧反朝音潮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耳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人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忘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

殊閭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葢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彊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驩如何承睫薛縣徒存

史記卷七十五

史記卷七十五考證

孟嘗君列傳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戰國策校注曰史以田嬰之封在湣王三年從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附見

於閔王元年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引紀年云云考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為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則正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互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

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董份曰遺所不知何人因前問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故此言遺之不能知之子孫耳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蘇代以土偶比涇陽

君木偶比孟嘗君○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涇陽君亦

質於他國安得比土偶

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得一作德是湣王

遣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董份曰不自得者言

已遣之幾為秦害故不自安耳索隱謬

九年取宛葉以北○鮑彪戰國策注曰九字誤當云六

或五又曰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

宛葉小駁

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唐順之曰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臣照按晏子北郭騷事與此亦大同小異葢戰國時習尚如此則流言亦如此舉不足信也

收周最以厚行○戰國策作以為後行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習學記言曰馮驩事與戰國策馮煖稍殊史記葢别有所本其義為勝也

孟嘗君不悅○凌稚隆曰按國策無以為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驩不復歌史記以左右惡之為孟嘗君不悅似誤

馮驩乃西說秦王○國策作馮煖西遊梁

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臣照按此本國策譚拾子語自馮驩至此疑亦褚先生續為之與史文不類

史記卷七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卷七十六至八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李敷源

史記卷七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　王　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集解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正義勝

式證反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集解徐廣曰屬清河正義今貝州武城縣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集解駰案散亦作跚索隱躄音壁散音先寒反亦作跚音同正義躄跛也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集解徐廣曰癃音隆病也索隱罷音皮癃音呂宮反罷癃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

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
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
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
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
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
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
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
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集解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鄲正義

趙恵文王九年
秦昭王十五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

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頴脫而出索隱環鄭玄曰頴也脫吐活反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發一作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弃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

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劒歴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劒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

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惡烏故反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豭大夫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

耳毛遂奉銅盤（索隱奉音捧若周禮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索隱歃音所甲反）公等錄錄（集解騶衆音祿索隱音六王邵云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九

鼎大呂謂天子所重也 正義大呂周廟大鐘 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 正義名談太史公諱改也 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宫有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

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正義言士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集解徐廣曰河内成皋有李城正義懐州温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温城移縣於此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

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集解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言虞卿論

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劵以責其報德也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索隱過音戈言至道乃絀公孫龍集解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馬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

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索隱扞音堅扞者舒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竟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集解徐廣曰蹻草履也簦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簦索隱蹻音脚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集解譙周曰食邑於虞索隱趙之虞屬河東太陽縣今之虞鄉縣是也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集解徐廣曰復一作係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集解古后

反求和曰購索隱按媾亦講講亦和也虞卿曰吕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内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内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内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

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集解駰案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

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内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来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為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

也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内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

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

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隠按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正義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歜康子從父昆弟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正義謂傅姆之類也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

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眘勿予集解徐廣曰眘音慎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

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

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前取秦攻今得賂是易道也易音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索隱過音戈過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

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集解駰案光卧反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卿弃相

印乃與齊間行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藝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集解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

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戮義士增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蹻受賞料事乃困䰟齊著書見意

史記第七十六

史記卷七十六考證

平原君虞卿列傳秦之圍邯鄲正義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臣照按六國年表邯鄲之圍在趙孝成王九年秦昭王五十年若趙惠文王九年則秦昭王十七年正義有誤字

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顧炎武曰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趙王台樓昌○顧炎武曰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

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為趙王不聽或以為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

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戰國策作樓緩新序同

史記卷七十六考證

史記卷七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張守節正義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

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索隱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鄉邑名是時范睢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集解文穎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槔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眡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名大臣謀公子

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正義為于偽反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音盈又曹植音嬴瘦之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

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索隱俾音浦計反倪音五計反鄒誕生俾音疋未反倪音五弟反正義不正視也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顔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

坐偏贊賓客索隱偏音遍贊告也謂以侯生偏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集解徐廣曰為一作羞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閒耳公

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索隱魏將姓名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

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

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索隱閒音閑謂靜語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畜也謂欲為父報仇之資畜

於心已得三年也　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晋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晋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晋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

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集解駰案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索隱嚄唶謂多詞句也正義聲類云嚄大笑唶大呼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吕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

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集解呂忱曰韊盛弩矢索隱韊音蘭謂以盛矢如今之胡簏而短也呂姓忱名作字林者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

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决至軍侯生果北鄉自
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
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
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
吕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
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
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
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

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集解駰案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索隱負音佩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為公子湯沐邑索隱鄗音霍趙邑名屬常山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集解徐廣曰漿或作醪索隱徐案別錄云也公

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

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史失其名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

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徧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索隱抑音憶謂以兵蹙之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集解駰案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索隱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怨也秦王患

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

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

索隱魏王名假

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隠述賛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嬴遂却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重萬古希聲

史記卷七十七

史記卷七十七考證

信陵君列傳徒豪舉耳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顧炎武曰謂特貌為豪傑舉動非直欲求有用之士也

公子使使徧告諸侯○唐順之曰信陵君書不載之本傳中在魏世家

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索隱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怨也○董份曰客進兵書而總

名于公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索隱與本文正相反

史記卷七十七考證

史記卷七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

烈王完之父（索隱名横考）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黄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正義竟陵屬江夏郡也）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正義今陳州也）黄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説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

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索隱謂兩虎鬬乃受弊於駑犬劉氏云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致至則危集解徐廣曰致或作安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言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索隱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腰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趙然也並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內行章義之難

威索隱信音申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内拔燕酸棗虚集解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虚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虚頓丘桃集解徐廣曰燕縣有桃城入邢集解徐廣曰平皋有邢丘正義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幷蒲衍首垣集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以臨仁平丘集解徐廣曰屬陳留索隱仁及也垣音圓以臨仁平丘平丘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二縣則黄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黄濟陽嬰城集解徐廣曰蘇代云地理志平丘縣屬陳留仁闕

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正義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嬰城未詳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集解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濟索隱地名近濮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正義劉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按單音丹單盡也言王之威盡行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

濡其尾正義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比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也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索隱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屬太原有梗陽鄉是也正義榆次并州縣也注水經云榆次縣南洞渦水側有鑿臺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索隱干隧吳之敗處地名干水邊也隧道路也正義干隧吳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剄處在蘇州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索隱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自易其患於後後即榆次干隧之難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索隱從音絶用反劉氏云從猶領也既勝齊人於艾陵

正義艾山在兖州博縣南六十里也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集解駰案戰國策曰三江之浦正義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即從三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乃開渠由三浦入破吳王於姑蘇敗干隧也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正義并州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集解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令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正義言大軍不遠跋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集解駰案韓嬰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

時遇犬得之毛傳曰毚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索隱趯音天歴反毚音讒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索隱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絶腸折頸摺頤集解徐廣曰一作顛索隱摺音拉頤音夷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

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内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正義惡音烏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索隱楚都陳隨水之右壤盖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

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正義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此時徐泗屬齊也）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索隱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一云校者報也言力為報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

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索隱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以禁字作楚者誤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集解徐廣曰遲一作還索隱遲音值值猶乃也令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失計也臣為王計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歛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内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

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注謂以兵裁之）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右壤謂濟州之南北也）王之地一經兩海（索隱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　正義廣言橫度中國東西也）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揺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

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絶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黄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

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黄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黄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集解徐廣曰太三十六年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黄歇為相封為春

申君正義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蓋號謚而孟嘗是謚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義墟音虛闔閭今蘇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圯毀也又大內北瀆四從五橫至今猶存又攻破楚門為閶門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

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索隱年表云八年取魯封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

合從西伐秦集解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正義黽隘之塞在申州黽音盲也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集解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

者見秦楚之日闚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正義濮滑州兼河北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

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

弟承閒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

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

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

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

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

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

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

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正義無望猶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毋望之禍索隱周易有无妄卦其義殊也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謂生死無常事毋望之王正義謂喜怒不節安可

以無毋望之人乎正義謂吉凶忽為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王舅與此異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

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内正義壽州城門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秦始皇九年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索隱按楚悍有母弟猶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

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集解徐廣曰旄音耄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黃歇辯智權畧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輔珠炫趙客邑開吳土烈王寡胤李園獻女无妄成災朱英徒語

史記卷七十八

史記卷七十八考證

春申君列傳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言極東西○臣照按秦盡有西方之地而又克蜀凡楚之上流攻取殆盡則所謂二垂者指西南兩面耳正義之說未合夫東界韓魏至齊而極秦地固綴于東也

先帝文王莊王之身○國策作文王武王之身

令王使盛橋守事於韓○戰國策作成橋補注曰劉伯莊云橋音矯

黄濟陽嬰城正義嬰城未詳○鮑彪戰國策注曰嬰猶縈也葢二邑環兵自守

王又割濮磨之北○戰國策補注曰江漢南之濮乃書所謂彭濮之濮沮水磨城逺不相涉下文北屬之燕可見濮即衛之濮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者也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黒索隱云表作歴歴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歴通猶樂毅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歴則其字甚明

王之威亦單矣○戰國策單作憚新序作單董份曰詩云單及鬼方單延也又云俾爾單厚單大也蓋言王之威延被諸國而大也臣照按單盡也言竭盡而無餘也

而肥仁義之地○戰國策地作誠新序作地

鬼神孤傷○戰國策作狐祥新序作潢洋

遲令韓魏歸帝徐廣曰遲一作還○徐孚遠曰于義還字為長當是誤書也

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将兵往救之○考烈王元年春申君為相六年救趙世家年表皆同此作五年

史記卷七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七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

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官此魏有中大夫葢古官也姓須名賈葢家須氏之後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索隱世本昭王名遫襄王之子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索隱襄王名法章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索隱摺音力荅反謂打折其脅而又拉折其齒也雎佯死即卷以簀索隱簀謂葦荻之薄也用之以裹其屍也置廁中

賓客飲者醉更溺雎索隱更音羮溺即溲也溺音年弔反溲音所留反正義溺古尿字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禄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正義卒祖律反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禄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

與俱來鄭安平夜與與張禄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隱三亭亭名在魏境之邉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郊境總有三亭皆祖餞之處如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餞已畢無人之處所也正義括地志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三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岡字誤為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索隱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也正義令虢州湖城縣也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内諸侯客索隱内音納亦如字内猶入也此恐辱我我寧且匿

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索隱索搜也先格反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禄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正義按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

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慴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與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然草具謂麄食草菜之饌具也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猒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集解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穰侯謂

冉宣太后之異父弟穰縣在南陽華陽芈戎宣太后之同父弟亦號為新城君是也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睢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索隱戰國策立作涖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

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索隱椹音陟林反椹者莝椹也質剉刀也謂腰斬者為椹質也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緑梁有縣藜集解薛綜曰縣藜一曰美玉楚有和璞正義縣音玄劉伯莊云琢玉璞也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

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索隱割榮即上之擅厚謂擅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集解徐廣曰一作溉音同索隱戰國策概作闕謂闕涉於王心也徐作音同非也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亡猶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閒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

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集解徐廣曰一云使持車索隱徐按戰國策文也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宫正義長安故城本秦離宫在雍州長安廿十三里也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永巷宫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索隱鄒誕生本作惛然音昏或又作閔音敏閔猶惛闇也敬執賓主

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集解徐廣曰洒先典反索隱鄭玄云洒然敬肅之貌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索隱跽其紀反跽者長跽兩膝被地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

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吕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索隱厲音頼癩病也言漆塗身生瘡如病癩被髪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

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集解徐廣曰一作羗孟賁集解許慎曰成荆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集解騆案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集解騆案漢書音義曰或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槖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栗聲相近故惑也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集解徐廣曰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

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索隱態謂姦臣諂詐之態也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

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集解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溷索隱二字並音胡困反慁猶汩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有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敎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

里闗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永久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為磨石嶺郊祀志公孫卿言黄帝得仙寒門寒門者谷口也按九嵏山西謂之谷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

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闗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索隱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為犬謂馳韓盧而搏蹇兔以喻秦强言取諸侯之易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闗十五年不敢窺兵

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正義辟尺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

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索隱謂田文孟嘗君也猶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為盼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索隱借音子夜反一作籍亦音同齎音側奚反言為盜齎糧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

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集解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後二歲拔邢邱客卿范

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正義言宜陽陜虢之師不得下相救北守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言澤潞之師不得下太行相救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正義新鄭已南一宜陽令二澤潞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

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正義間音閑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令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集解駰案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

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

適集解徐廣政適音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

國弊御於諸侯索隱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御主斷於諸侯也戰敗則

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正義

披音片被反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

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索隱淖姓也音尼教反漢有淖姬是也高誘曰管典也言二人

典齊權而行弑逆也正義淖齒楚人齊湣王臣射王股擢王筋索隱言射王股誤也按崔杼射

莊公之股淖齒縮湣王之筋是說二君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兑管趙

因主父於沙邱正義沙邱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三十里百日而餓死令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

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閲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索隱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按本紀以應為太后養地解者云在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正義括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禄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正義劉云諸國客館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

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令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索隱綈厚繒也音啼葢今之絁也正義今之麄袍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者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劉氏云孺子葢謂雎為小子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於張君

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

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

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集解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

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

集解司馬彪曰凡郡國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 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索隱睚音崖賣反眦音士資反睚眦謂相嗔怒而見齒也 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集解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索隱劉氏以為蓋在太行西南 高平拔之正義括地志云南韓王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春秋時周桓王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

讎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吕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索隱上為如字下為音于偽反以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

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令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

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黄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户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萬户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索隱陘音邢陘葢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按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縣

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因城河上廣武索隱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北之地本屬韓令秦得而城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鄗氏頗音足波反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集解徐廣曰在五十年索隱徐據秦本紀及表而知也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

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集解徐廣曰五十二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劒利而倡優拙正義論士能善卒不戰夫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

将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激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集解駰案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荀卿書作唐莒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按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服虔曰秉權柄也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集解徐廣曰曷一作仰巨一作渠索隱曷鼻謂鼻如蝎蟲也巨肩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竪也曷其例反魋顏蹙齃膝攣集解駰案攣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率索隱魋音徒回反魋顏謂顏貌魋回若

魋梧然也鶡音烏曷反蹙齃謂鼻蹙眉膝攣謂膝又攣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集解騶案持粱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齕也索隱持粱謂作粱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集解騶案爾雅曰欵足者謂之鬲郭璞曰凸曲腳索隱釜音父鬲音歷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

云㽞曲脚者以款訓曲故云曲脚也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内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

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字世世稱之而無絶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

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集解騆紫式拙反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集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訾然為霸主彊國不

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絶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

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索隱言以比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放故令天下言為其君父之所僇辱而憐其臣子也令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

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令王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索隱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雞反批患謂擊而却之折音之列反廣地殖穀

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内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吴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令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吴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禄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

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仇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邱之會有驕矜之志

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集解徐廣曰呼一作嗃索隱二人勇者夏育賁育也噭音皦正義呼大故反然而身死於庸夫索隱高誘云夏育爲田搏所殺然太史噭未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

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靁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慴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劒死於杜郵吳起為楚

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横散從使馳説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索隱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携離散充滿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仇卒擒勁吴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

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索隱信音申詘音屈范謂已志展而不退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集解班固奕旨曰博縣於投不必在行䮄謂投投瓊也索隱言夫博奕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埶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枰枰局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正義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以實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

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集解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

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

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説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説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説力少也及二人羇旅入秦繼踵

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索隱二子范雎蔡澤也雎戹於齊折脅摺齒澤困於趙被逐弃鬲是也惡音烏

激音擊

索隱述贊曰應侯始困槖載而西說行計立貴平寵稽倚秦市趙卒報魏齊綱成辯智范雎招携勢利傾奪一言成蹊

史記卷七十九

史記卷七十九考證

范雎蔡澤列傳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亡猶輕蔑也○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索隱解輕蔑非是

聞齊之有田文○戰國策作田單鮑彪注曰史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巳一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

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馬服子趙括之號也○凌稚

隆曰馬服君之子故曰馬服子索隱非

鄭安平為趙所圍急○圍字監本訛作困字今改正

豈道德之符○顧炎武曰豈下當有非字

豈不亦忠聖乎○一本無聖字

史記卷七十九考證